五經稽疑

五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五經稽疑卷七

明 朱睦㮮 撰

春秋

昭公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虢之會猶宋之會也謂傳謂不書盟者以盟先楚故沒之又謂晉主會而楚主盟也按此盟果先楚春秋

正當書之以見義何必沒之乎此蓋會而非盟也且盟會相去何遠使盟可沒而會不可沒乎

楚子麇卒

章貢李氏曰左氏謂楚公子圍聘于鄭未出境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縊而弒之遂自立為靈王據子夏傳則靈王虔與令尹圍本是兩人而郟敖之卒實以疾非以弒也自左傳偽撰其事而諸儒附會或曰以瘧疾赴也春秋弒君之賊未必肯以弒赴如商臣

弑父而代之豈肯以弑父顯告諸侯春秋知其弑則書弑矣何獨於圍而從告乎或曰以申之會故為中國諱也商臣弑父使椒聘魯魯人受之春秋曷不為魯人諱而顧為列國諱乎或曰圍弑君而立恐其惡聞更名虔商臣弑父校之弑其凡子者其惡何如不聞商臣更名豈不畏惡之播聞乎此傳之不可信者也

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左氏謂平子伐莒取郠獻俘用人于社及考之經自此訖春秋魯有四卿權歸三家而傳秪書平子若取郠經亦當見用人于社之說魯三家雖恣肆亦未至是也

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公羊曰楚子虔何以名絶曷為絶之為其誘討也夫以夷狄而伐中國其罪自著何待以名為貶乎且邾人嘗用鄫子矣楚人嘗用蔡世子矣此至惡也而春

秋未嘗名何獨於此名為貶乎樸鄉呂氏曰楚子名
行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氏曰魯伐莒取鄆莒人愬之晉故辭公夫伐莒一
事也公如晉者七至河而復者五豈盡為莒之愬而
郤邢蓋惡公附楚也

晉伐鮮虞

公羊曰其曰晉狄之也夫鮮虞猾夏晉昭起而伐之

孰曰不可非以諸侯而伐諸侯也此葢以詞之詳畧為輕重與狄秦狄鄭之義一也不然十五年荀吳帥師伐鮮虞何又不狄之乎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

廬陵李氏曰程子曰楚弃疾立諸侯懼之故同盟公不得與于同盟之罪實為幸也胡氏全本此若穀梁以平丘為善則固宜以不與為譏公矣公羊以為晉疑公與楚故不與公盟而春秋諱公若公自不肯與

盟然此說亦通至陳氏說又不然蓋如胡氏則以沙
隨不見平丘不與作一例而與黑壤相對為曲直之
辭如陳氏則以沙隨之不見公與平丘之不與自相
對為曲直之辭竊嘗考之不見公與公不與文意誠
若小不同而陳氏說亦精究事理胡氏則全無貶魯
之文恐亦小偏故參校二家論之黑壤之曲全在魯
故諱而不書沙隨平丘之曲雖在晉然沙隨以僑如
之譖魯實無罪而平丘以邾莒之訴魯亦不能無責

焉故於曲之中又分曲直也如此則書法兩通矣

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許悼公疾飲世子止之藥而卒葢以藥殺之也不然止何以奔晉也奔者懼罪而逃亦猶魯閔公薨而夫人孫邾之類是也按三傳皆謂世子止以不嘗藥而書弑且為之辭皆妄也歐陽子之辨詳矣

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劉敞曰曹無大夫其曰公孫賢之也何以賢之為公

孫喜時之後賢之也此義固然但宋乃晉之讎國也會可往奔之乎其視二華向寧何異且喜時季札皆讓國者也以吳之亂豫貶季札于數十年之前以會之奔追褒喜時于數十年之後曾謂善善長而惡惡短之義若是乎

蔡侯朱出奔楚

左氏稱費無極取貨于東國謂蔡人曰楚將立東國蔡人懼出朱按春秋凡書諸侯出入必有起應昭二

十年蔡侯廬卒次年朱奔楚其後三年間朱無入卒之文東國無出奔之事則卒楚之東國即奔楚之朱也東朱字相近穀梁本無國字二名必有傳寫之誤

有鸜鵒來巢

公穀皆謂鸜鵒非中國之禽宜穴而巢諸儒因之謂去穴而巢陰居陽位臣逐君之象也按羅氏爾雅翼鸜鵒江以南皆有但不踰濟生本巢居亦非穴處此義在非所有而有不以其巢為異也逐君之兆亦太

泥

公圍成

左氏及杜預皆謂齊侯使公子鉏帥師師從公圍成如此齊之義舉也經當書公以齊師圍成如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栢舉之類也經既不書齊公子鉏則

公自圍成而已矣

吳弑其君僚

左氏叙公子光刺吳僚事甚詳按春秋凡卿大夫弑

君者未有不書名氏惟閽者盜者不書如左氏云當書曰吳公子光弑其君僚不書者光之事未可知也

黑肱以濫來奔

黑肱邾大夫濫邾邑當季氏專國黑肱以邑來奔觀黑字上疑闕邾字蓋經文凡諸侯大夫以地歸者未有不係之國如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兹來奔是也

定公

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公穀欲發定無正之義乃分春王二字為一節晉人執宋仲幾為一節後儒宗之致使經義反晦况定公即位于六月戊辰此時位尚未定春秋豈豫責其罪耶蓋是年正月無事三月適有晉人執宋仲幾之事故書之其義責晉非責魯二節合看自明也

吳入郢
楚納子朝之叛其患孔棘吳子伯舉之戰可謂有功

于王而入郢則過矣雖然春秋入人之國者多矣傳獨以此狄吳者豈以史文之畧耶然此節上文已有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故下文從畧與晉伐鮮虞義同

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季氏曰滅當作入葢字之誤也按哀元年許從楚圍蔡十三年許男成卒葬許元公以此知非滅也

從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

杜氏曰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次
所祀非一親盡故通言先公蜀人馮山曰昭公至是
始得從祀二說先儒多取馮氏愚嘗竊疑昭公薨已
五年矣周禮葬則虞虞則祔廟豈至是而始從祀耶
不祔則不葬矣及考諸家之說有謂自從祀至寶玉
大弓本是一節今注為二節故生此義蓋陽虎乘季
氏之衰得從祀于太廟因從祀而竊其寶玉大弓陽
虎賤不得登于策故以竊寶玉大弓而見也此說較

前二說似優

春王三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葉氏曰夾谷之事穀梁家語與左氏畧同此非聖人之事好事者為之也自八年公兩侵齊齊亦以國夏伐我西鄙至是始與我平而為好方陽虎請師以伐我鮑文子諫則齊且不乘陽虎之亂假之以求得志何忍以一彌犂之言遽求刼我而幸於倉卒乎左氏以為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穀梁以為孔子歴階而

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此乃戰國刺客所為孰謂聖人而為是此與太史書曹沫事相類沫刼齊小白反其侵地學者固知其非實今又緣沫事謂孔子反求汶陽之田可乎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高氏曰前此未有墮邑之事墮邑亂之至也傳以是時孔子為司寇行乎季孫墮郈墮費為孔子之功是不然大夫不臣諸侯陪臣不臣大夫上下循習之所

致非一日矣苟欲其不叛在正其本而已矣何城池甲兵之足患哉惟叔孫季孫不知出此故書墮郈墮費所以譏也而傳又反歸功孔子不思之甚也

公至自圍成

此蓋圍成不克而歸耳說者以為孔子德化未至也夫墮郈墮費之事皆在圍成之前豈德化久而反不至邪宜君子之不信也

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趙鞅歸于晉

公穀皆曰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後之臣子有據邑以叛而以逐君側小人為辭者非二傳啟之乎

齊侯宋公會于洮

左傳謀救范氏也廬陵李氏曰按謝氏云是時宋有公子辰之難洮之會者齊不能清宋難也此亦一說蓋時宋衛方多事而宋之患為尤急豈能舍其國而謀救范氏哉謝氏說是

哀公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吳子乘勝遂入郢夫楚之所深怨者吳也蔡其次也乃何舍吳而圍蔡又重以三國之兵蓋志在蠶食小國與滅頓滅胡相類非專釋憾于蔡也即蔡宜得報而柏舉戰者蔡昭亦以復其祖父之讐也春秋不褒而獨褒楚耶不去爵者楚子自將此例甚明而說者往往以稱謂之間而妄生意義也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衛輒據國拒父其罪甚著穀梁謂不受父命受王父命何也自此説出而後世有不父其父者矣按春秋蒯聵稱世子稱納則輒不當有國益明矣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

魯伐邾取漷東沂西之田雖與之盟猶懼其來伐故城啟陽以防之左氏謂備晉也按春秋二百四十年晉未嘗有伐我之師非尊魯也無由而伐也蓋魯必

越齊衛而後至晉也齊衛方睦于魯魯何虞而備晉乎

盜殺蔡侯申

蔡昭公遷于州來州來廹吳國人憂危人心離貳故盜乘其亂而為逆也左氏謂公孫翩弑之也春秋變文書盜以警有國之君按公孫翩同姓大夫也而弑君又大惡也經隱其名又不書君何也此與閽弑吳子盜殺夏區夫之義俱同以賤故不名

亳社災

左傳以為武王伐紂使諸侯各立亳社以為亡國之戒按周初封建者八百餘國然在在皆建亳社何謂哉謂存其舊社可也先儒欲謂魯社故曲為之説也

齊侯陽生卒

左氏謂陽生之卒齊人弑之以悦吳考之經文乃正卒也與鄭伯髡頑同臨川吳氏曰當時以吳師在齊而公卒遂以為弑爾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黄池

會于黄池此晉吳因我以結好也公羊以爲兩伯之辭非也是時吳雖强惟得魯爾欲交中國而無由晉雖世伯而至是諸侯少從者亦欲交吳以弭兵革之患故魯一出而二國從之春秋從恒書非以伯許吳也按是會吳自南而北且來自数千里之外其慕晉求會之意實多也若果抗中國而伯諸侯晉當從吳吳豈肯深入從晉乎

西狩獲麟

獲麟三傳訓釋不同治左氏者以為春秋感麟而作文止于所起治公穀者以為制作三年文成而麟至按史記敬王三十九年春魯人獲麟孔子作春秋以是知麟出于前經修于後致瑞之説似無足據矣而定哀之時王澤寖微列國驕恣可謂亂極矣麟即弗出春秋可不作邪夾漈鄭漁仲有云孔子據魯史修春秋魯史之紀適至獲麟故於獲麟之後不及他事

此說頗為得之夫麟也出非其時聖人傷之或然反

袂涕漣則近袄妄杜氏辨之詳矣

五經稽疑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五經稽疑卷八

明　朱睦㮮　撰

禮記

昏定晨省之節

昧爽丕顯向晦宴息此天道之晨昏人事之定節古今未之有改也況人之事親乃庸行也而顧欲踰其節乎記謂子婦鷄初鳴適父母舅姑之所强人以所不可能亦非所以安父母舅姑宴息之性此記者過飭之詞非

聖人之訓也

禮不妄說人不辭費

邵淵曰器用之為便而祭器之為貴褻衣之為便而衮冕之為貴哀欲其速而申之以三年樂欲其不已而不得終日此不妄悅人之謂哉或貴於多而大或貴於高而文庭實滿百之儀四海九州之薦此不辭費之謂舊說謂不費於言辭豈經旨乎

太上貴德

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太上者致極之稱猶言大備全德之人也全德之人自得而已奪之不以為損予之不以為益憂之不自以為仁利之不自以為義其次奪之知損予之知益憂之為仁利之為義故施則必報是以不可無禮也自禮記左氏凡所言太上者皆若此繫乎人不繫時也

若夫坐如尸立如齊

朱子曰劉原父云此乃大戴禮曾子事父母篇之辭曰

孝子惟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為人子之道也此篇蓋彼文而若夫二字失删去鄭氏不知其然乃謂此二句為丈夫之事誤矣

前有車騎

三代有車馬無車騎吉行則六馬四馬師行則元戎小戎自晉乘小駟始有騎至革井田去車戰始有騎兵然則此制亦秦法也

公儀仲子之喪

檀弓魯之知禮者於仲子之喪必其禮當免而免及臨其喪見其所主之非故問而正之亦禮也說者乃謂故為過禮之免以弔而譏之是方欲責人以禮而先自處於非禮矣知禮者固如是乎

季武子成寢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堦下請合葬焉許之張子曰自伯禽至於武子多歷年豈容城中有墓此必是殯

欲取其柩以歸合葬也按張子之說新矣以事或有未當與孔子合葬於防同

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

子思曰為伋也妻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是不為白也母余考之父在而服出母期父沒而為後不服此理之常也子思有為而為此語當深思詳察自得之不可以道之隆殺為禮之輕重也

古不修墓

方希古曰取乎古而師之者以其合乎人情當乎理也父母之棺髐然暴於防而不修何有取於古也信如其言安足以為聖其誣孔子甚矣

不知其墓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其母卒問於郰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夫子何人也焉有不知父墓之所必待母歿始訪於郰曼父之母得合葬焉此說甚誕甚誣疑漢儒好奇而為之

也

易簀

曾子弘毅之器任重致遠豈肯受大夫之簀而自處於不正乎信如易簀之説者是君子之死不可不正而未死之前猶可以自恕也其誣曾子甚矣意記者訛傳而為之詞後儒因得正而斃之言有合於禮遂信其事而不察其誣歟

禫得中制

孟獻子禫懸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孟獻子加人一等矣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按此三節相聯謂獻子過有子不及記者舉孔子於禮以明祥禫之得中也

死而不弔者三

三者不弔謂死於畏厭溺非不弔也不忍言之也使孔子果死於匡則亦不弔可乎屈原之死於水則亦不弔可乎而先儒謂賤之而不弔此乃固陋執言失意人心

所不安也

太公封於營丘

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按史記太公佐周有天下封於齊丘東就國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民人多歸遂為大國鄭康成曰太公受封留為太師死葬於周至五世之後乃葬齊皇覽曰吕尚塜在臨菑縣南去縣十里據三說互異與經俱不合然太公元聖留輔是矣返葬於周余所不鮮也擧按

康成所記頗得實若謂留輔又謂反葬自相牴牾何也

舜葬於蒼梧之野

舜葬於蒼梧之野三妃未之從也祔葬自周始然舜卒於鳴條時蒼梧在要荒之外事未必然拷于尚書稽疑已辨之矣堯妻三女亦無所考

子夏哭子喪明

方希古曰孔門曾子最少子夏曾子父之執友也名而數之非曾子事也傳者過也曰朋友有過以其長也則

不正之與曰非也正之者是也名而數之曾子不若是暴也何以明之曰斯辭倨曾子之言慤而謹

顏淵之喪饋祥肉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顏子既禫夫子受祥肉彈琴始食非聖人舉動嘗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飲酒食肉況彈琴乎使其哀已忘則何必彈琴

負手曳杖

吳幼清曰竊詳此文所載事辭皆妄聖人德容始終如一至死不變今負手曳杖逍遥於門動容周旋中禮者不如是也聖人樂天知命視死生如晝夜豈自為歌辭以悲其死且以哲人為稱又以泰山梁木為比若他人悲聖人之將死而為歌辭則可聖人自為此歌而自比乃若是妄也蓋七十子以後之人撰造為之欲表明聖人之豫知其死將以尊聖人而不知適以畀之也

襲裘之弔

曾子得聖人之傳其於禮之節文蓋精察力行有素矣豈有弔喪不以禮必待子游正之而後始知其失耶出祖之多襲裘之過皆不可信也

君子不家於喪

子碩欲粥人之母以葬母固為不可其於賻布之餘具祭器何不可哉且班兄弟之貧以恤親修祭先之禮以報本均非私利而喪祭猶相須而並重者也子柳乃謂君子不家於喪而矯情以廢禮不已過乎

從母之夫舅之妻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張子曰此是甥自幼居於從母之家或舅之家孤穉恩養如父母不可無服所以為此服也非是從母之夫與舅之妻相對為服吳氏曰有同居而食之恩則雖理之所無亦可以義起此服也

同母異父之昆弟死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

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為齊衰子夏固失矣子游亦未為得也按禮繼父同居有子者服齊衰三月不曰自狄儀始

禮不可斯須遠於身

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有其禮無其時君子弗行君子之於禮也不可斯須遠於身豈以家之貧富通塞為行乎子思賢者其為道粹者矣信斯言也焉在其喻於

道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

清江劉氏曰君臨臣喪以桃茢先非禮也周之末造也君臣之義非虛也寄社稷寄宗廟寄人民焉爾故君有慶臣亦有慶君有戚臣亦有戚臣疾君親問之臣死君親哭之以致忠愛也若生而用死而弃生而厚死而薄生而愛死而惡是忘生背死也施之以人者不變於存亡然後視其亡猶存也則夫桃茢胡為乎用於諸臣之

廟哉

遣車一乘

晏子齊大夫一狐裘三十年可謂儉矣至於親喪遣車一乘葬之君子儉於已則可儉於親則不可也周禮曰國無道君子恥不盈禮焉晏子是也

季子皋葬其妻

季子皋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皋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弃予以吾為邑長於斯

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申祥請償民之禾是也子臯恃為邑長而謂犯民之禾以為無傷非也且㛰妻道經民禾孟氏何由而知朋友何由而弃決非子臯之言或訛為傳聞乎耳

誓會盟疑

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誓會皆出於天子殷衰諸侯專誓周衰諸侯專盟夫誓盟非古也聖人録之者以為後世之戒深矣

百祀之木

天子崩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槨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刎其人黃東發曰天子棺槨未必待遠取不至諸百祀而廢其饗刎其人亦恐記者言之過不苟不至宣神之罪而廢其祀雖人之罪亦何至於死苟其行此民將不勝擾豈所謂死無害於人者邪

齊大饑

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

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廬陵胡氏曰人之急于食禄嗟來不去者多矣視饑者之操有愧哉㮮按論者高矣過矣嗟者閔之之辭來者呼之之辭曾子之言其為聖人之中道也夫

季孫之母死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子貢弔焉閽人為君在弗納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廐而修容焉子貢先入曾子後

入卿大夫皆辟席公降一等而揖修容更莊飾也黄東發曰始為閽人所拒既修容入不惟閽人避之卿大夫避位而君亦降等此世所無之事且君在内何敢混入大賢言貌自足動人何用修容乎

原壤之母死而歌

孔子之故人原壤其母死登其木而歌傳以夫子不聞而過之夫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是也苟有大故天下宜莫甚於母死而歌此而不棄烏乎棄此疑非夫子之

言

祭器不假

大夫祭器不假謂不假於人也凡有祿者造器必先造祭器後造用器不假謂我不假人之燕器以祭先也以為假之於人非也

湯沐之邑

方伯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畿內視元士春秋隱公八年鄭宛來歸祊公羊傳曰祊者何鄭湯沐之

邑也天子有事於泰山諸侯從泰山之下諸侯亦皆有湯沐之田許慎曰周初千八百諸侯之國有時來朝或盡京師之地不能容捋按湯沐之邑視元士地秪五十里諸侯來朝畿内或賜湯沐之邑諸侯有事泰山亦有湯沐之邑二地皆有限制所用廩餼之類五十里所産自足豈有千八百國諸侯各食一邑哉公羊之觧不攻自破矣

三日不作樂

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此說非是昏禮豈是幽陰但古人重此大禮嚴肅其事不作樂者思嗣親之謂非幽陰之義也

當祭而太廟火

當祭而太廟火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註解曰接字為疾速疾之義當見火更有何心行禮故疾速也或解作接續之義見火則不行禮而暫已及救火已又接前禮以行之呂涇野曰暫已解甚明暢亦可以見禮時

為大矣

釋奠有合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合謂合樂也春釋采合舞秋釋采合聲釋奠則并合之以侑神也余以為侑神不但用樂亦用幣

禮運

此篇先儒以為子游門人所記以其為仲尼問答之詞也然其中多非聖人格言其文又非漢儒所及意子游

門人傳其畧而戰國儒生附益其說歟

四靈為畜

四靈為畜之說非聖人之訓也至行為魚鮪不淰等語其誕謾不經益甚矣

春禘秋嘗

郊特牲曰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禘饗孤子秋嘗食耆老其義一也凡食常無樂此五字衍

后王命冢宰

鄭注分后王作兩字觧不通書說后王君公后王猶言君王天子之别稱也東萊呂氏曰内則一篇首言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蓋三代之所以教天下者皆以是自秦漢以來論治者異矣

不食肉而飡

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飡說者謂以季氏之饋失禮故也夫聖人禮義之中正動静食息無非教也若

季氏之饋失禮則當辭而弗食矣豈因其失禮而遂食之不以禮耶恐記者之訛傳也

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

明堂位疏云周公攝王位又云天子即周公周公為冢宰時成王年已十四非攝位但統百官之政周公未嘗為天子豈可以天子為周公此記者之妄註吾於尚書稽疑已言其槩茲再申之

朋友哭於寢門之外

朋友哭於寢門之外位右南面者以訃自外至故外向為位而哭也哀盡則位徹矣安得有弔賓來而為主以待之乎說者亦鑿矣

衣裳在躬而不知其名為罔

先王之制侯王章服必繪畫黼黻之文黼文作金斧形近刃白近銎黑取能斷黻文兩已相背義取能辨能辨能斷事克有濟此審名顧義之謂也罔字當與學而不思則罔同看

婦人肅拜

禮疏曰婦人以以肅拜為正朱子語錄曰有問古者婦人以肅拜為正何為肅拜兩膝齊跪手至地頭不下為肅拜此浚川鮮大義亦同此按少儀少異婦人雖君賜亦肅拜而受惟昏喪則不然頭手俱至地也

使人不由其誠

張横渠與人言其子日來誦書不熟且教他熟誦以盡其誠與材他解此兩句只作一意說言人之材足以有

為但以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材

清廟之瑟

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太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清廟之瑟美其德而忘其音大饗之禮美其敬而忘其味凡樂以音為之節而反忘音焉意不主於音也意不主於音是故朱絃疏越乃可尚也凡食饗以味為之文而反忘味焉意不主於味也意不主於味玄酒太羹乃可尚也主

於音則不能遺音不能遺音則雖繁手淫聲有不足矣
主於味則不能遺味不能遺味則雖太牢庶饈有不足
矣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
哉

一倡而三嘆

注者曰此聲初發一倡之時僅有三人從而和之言和
者少也以其極聲音之美故好者少然其中則有不盡
之餘音存焉故曰有遺音者矣欅按經文一倡而三嘆

者蓋一倡三嘆美其樂之盛也謂一人倡而三人和者非是

喪服異制

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記謂有大夫服士服之不同者意謂古者喪冠喪服貴賤異制亦猶吉服之不紊耳注疏以布之精粗為別非也

悽愴霜露

君子之心悽愴於霜露之降怵惕於雨露之濡故春禘

而秋嘗不疏不數合諸天道至敬不忘如將見之求神送神皆有樂以感通之此殷周之所同也庸鼓萬舞作於蒸嘗於詩足徵矣記謂春禘為樂以迎來而有樂秋嘗為哀以送往而無樂殊不可曉

孝弟一道

孝弟一道也未有至弟而不本於至孝亦未有孝未至而能為至弟也乃謂至孝近於王至弟近於霸豈聖人之格言乎

骨有貴賤

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令行善為政如此夫貴賤固有等骨於政何裨焉先王之制禮不瑣瑣也如是

屬辭比事

孔子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其失之亂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石梁王氏曰孔子之時春秋之筆削未出又曰加我數年卒以學易性與天道不可得聞

豈遽以此教人哉所以教者多言詩書禮樂且有愚誣奢賊煩亂之失豈詩書禮樂易與春秋使之然哉此決非夫子之言

讀燕居

予觀燕居諸語頗疑誤及閱石梁王氏曰文雖有首尾然辭旨散慢處多未必夫子之言又篇末二句是記者自作結語也

貧而好樂

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王氏曰貧而好樂添一好字恐非孔子語聖人立言一字不可更多撑按石梁之説足剖萬古之疑也

弛其親過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不言乃讙此條必有差誤既稱子云又引論語似重複且論語成於夫子之後安得夫子復引證也

履無咎言

詩衛風氓之篇履當依詩作體謂卜之於龜筮之於蓍其卦兆之體皆無凶咎之辭也或曰鄭箋詩既以體為卦兆之體何故於此曲附履字之訛

非祭男女不交爵

子云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防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陽侯繆侯兩君之謚也鄭云其國未聞非祭不交爵者先儒謂同姓則親獻異姓則使人攝王氏曰陽

侯繆侯既同是侯殺字當如字讀鄭説未聞其國何以知陽爲弑也

不失色於人

表記云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足者足恭也色者令色也口者巧言也此三事先儒所深恥者孰謂爲夫子之言注又云足容色容口容益知其非也

以怨報怨

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以余觀斯民也三代之直道而行也若如禮經所言以怨報怨非也論語曰以直報怨斯聖人之意觀此益知其誤

父尊而不親

父尊而不親母親而不尊亦自為政者言之若曰以父道臨民近於嚴而不慈母道臨民近於慈而不嚴豈有尊親之異若夫子為政寬猛商頌敷政競絿之義尊親

也寬猛也其道一也焉有偏施之理

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

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先儒以為非夫子之言呂氏曰利為祿賞人臣事君各効其忠而已言入而遂望其祿賞乃小人之道非所以事君也

何以三年

何以三年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焉使倍之焉使弗及倒字法

也若後人則云使倍之焉使弗及也焉左傳云魯故之以今人則云魯之故也此古今文體之殊

魯薛鼓之多少

春秋傳曰齊晉之君蓋嘗講此中行穆子相之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古人以此行燕禮為會同之主以其中否以卜興衰其重投壺之禮如此或非古人所用燕禮者也設用之何獨魯

薛二國有之又有皷節之多少以待同姓異姓之别也

又不可考

讀儒行

此篇所記儒行語意重複義理未純蓋戰國儒生之高

論非聖人之言也雖然其於儒不合義者亦少學者果

踐其言亦不愧其為儒矣

見於母母拜之

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母之拜子先儒疑

馬疏以為脯自廟中來故拜受然冠不於廟脯何從來也呂氏以為母有從子之義故屈其體以伸斯須之敬方氏從疏義皆非也

貍首

射義諸侯以貍首為節鄭康成所引曾孫侯氏疑即貍首也貍首田之所獲物之至薄者也君子相會不以微薄廢禮諸侯以燕射會其士大夫物薄誠至君臣相與習禮而結歡奉天子而修朝事故諸侯之射以是為節

也但射義稱騶虞采蘋采蘩列在二南貍首亦必其傳矣疑原壤所歌即其首章此孔子删去已久射義曷得復歌之不然別有詩也

射於矍圃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子路出延射而去者半入者半使公罔之裘揚觶而語去者半處者半又使序點揚觶而語蓋勵有存者是聖人於鄉人之賢否漫無取舍而臨時設此律令以聽其去留也聖人之意

正欲不肖者觀射而興起好善之心何至已甚如此耶

此記者附會之文殊不足信也

祭當上戊 附國朝禮八條

辛酉七月周敬王問祀戊之期撑曰上戊蓋丁前一日也敬王曰何據也撑曰陳氏禮記集說開載甚明敬王取集說考之遂定祭焉後十年復遇上戊先三日午禮官不白齋期亟召問禮官曰中旬戊日乃是已違知兩藩臬司矣敬王曰誤乃命改呈是日遂宿齋於外

畢不廢尊

孝烈皇后崩於歲暮已下詔矣元旦適届禮官乃白敬王當致祝否敬王命詢之巡撫張公張公曰查舊典我惟從王王難之於是遣典儀詣撑問撑曰畢不廢尊敬王曰然慶典遂不輟

祠不先後

啟聖祠之建考議悉而倫理明無庸辨矣但祭期不定儀注不須以致郡縣之祭或先或後或並舉者夫先期

則齋日不足後期則誠意已散並舉又非不先食之義也予承之宗學當祭期二三子來議予曰待伐鼓戒嚴之後先一獻然後舉文廟之祭以見禮制人情庶不悖矣

分别從祀諸賢

從祀諸賢唐宋俱封伯爵國初因之所以可考嘉靖間禮臣上議直曰先賢某子一姓或數人以此郡縣設主或置之上或置之下主既無定而神何以依乎予視宗

學將書諸賢主子命仍書諸賢字貫於主後庶不安置誤也

三加公服

或問曰未有生而貴者也士人冠用幞頭公服不亦僭乎予曰成人之始期望之意也載之會典不以為過古禮三加彌尊重冠事也況當代之制乎宗生睦柔年十四五欲冠延諸生問禮議未定竟罷吾宗學行此禮冠者踰四十人於是宗生雖愚稚亦稍稍知冠矣

婚不舉樂

婚吾鄉六禮俱行第親迎日宴飲用樂此貴賤之家俱不廢予婚白於家大人大人曰何也予曰經云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大人亟命止之其後数年予家及族人婚樂竟不能止也良可太息

中月而禫

三代制禮各不同雖不可得而詳知周必不同於殷也禮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餘一月即屬三年所以

不計閏計閏則不足三年矣余先君禫時亦嘗考之蓋聞孔子喪善殷即可知其微矣本朝禮用二十七月猶不計閏亦善殷之意也

餕餘之物夫不祭妻

壬寅歲予有内子之喪當祭之日諸生畢至予趣具儀注諸生辭云昔者之遇是祭也夫旁立令子代之予曰非古禮也乃再命再辭予乃自具草始再拜獻畢又再拜諸生曰何據也予曰禮有之餕餘之物夫不祭妻又

見婚義婦初入門夫婦相向各再拜以此推之禮不可
以義起乎

乾隆御覽之寶

五經稽疑卷八

翰林院印

覆校官主事臣龔敬身
校對官典簿臣汪日賛
謄錄監生臣張鴻仁